

朝鲜战场

政夯 著

CHAOXIANZHANCHANG
SHANGNAZHI
MEIYOUFANHAO
DELIANDUI

上那支 没有番号 的连队

一份国家解密档案，
揭开朝鲜战场上一段不为人知的遗谍迷雾
朝鲜战场最高指挥官 **彭德怀**
亲封的王牌军三十八军尖刀侦察连的血战轨迹

朝鮮戰場
上那支
沒有番号
的連隊

政夯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朝鲜战场上那支没有番号的连队 / 政夯著. —北京: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0.8

ISBN 978-7-5057-2768-7

I. ①朝… II. ①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5467 号

书名 朝鲜战场上那支没有番号的连队
作者 政 夯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
21.5 印张 360 千字
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768-7
定价 32.80 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引子

2009年的春节，我和鲁夏碰了一次面。儿时的伙伴若能在这个高速时代相见是颇为不易的，像多数大龄80后一样，我们彼此回味着童年，并像沧桑的老人一样追忆着以往。我们闲扯着某某家的姑娘俊秀，某某次的酩酊大醉，那些调皮捣蛋的事仿如走马灯一样例行地转动着。

其实呢，这一次相聚是非常让我惊讶的。在我印象中，鲁夏是个极有原则的人，他中规中矩尽职尽责，乃是心有常操、身有常劳的人中典范。按他的职业特点来说，在春节这个时段肯定是没有假期的，但事有蹊跷，这头倔牛摆明了今天非要喝个一醉方休不可。

虽然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但从那与他年龄毫不相符的眼神来看，这不便的询问还是咽下去比较妥当。

毕竟都是奔三的人了，谁家没有难念的经呢？可是在我们屡屡碰杯的时候，他仰头吞咽的样子却不住勾引我的好奇。

鲁夏，我们这位消防英雄，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在这烟花绚烂的春节，他又为何不顾自身的使命与我在这里安然喝酒呢？

我的狐疑，开始在酒精中滋长着，并不住地用余光扫视他那满怀心事的眼睛，仅仅几年未见，我却感到这双眼睛已然陌生了。

他突然问我：“知道外交部解密档案的四个原则吗？”

我握着杯有些惊诧，这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引子平白无故地抛了出来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，而我却为了卖弄玄虚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，但我知道这一句问话可能会让我知道他的心事。同时，我的心脏因“解密档案”四个字而嚯嚯跳动。一刹那间，有种兴奋莫名的感觉将我体内的酒精洗彻得干干净净。我知道鲁夏绝不会说不相干的事，这也是实干者固有的个性。

鲁夏攥着酒杯，仿如梦境的呓语般对我念了四条：

“凡是影响国家利益，特别是安全利益的档案不开放。

凡是影响我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档案不开放。

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不开放。

凡是影响民族团结的档案不开放。”

他说得一字不落，并且掷地有声，我唯有含混地点头。

鲁夏见我似乎心悦诚服便猛地灌下一杯酒，然后倚在座背上瘫软得像个皮球，许久，他竟然流下了眼泪。

这个穿越烈火拯救危难的汉子，此刻竟然哭得像个孩子！他哽咽地对我说：“哥们，我有件事要对你说。”

什么事？

我完全被他的眼泪给懵住了，没来由的这是要说什么事啊？

难不成是终身大事？女方要南非血钻了？还是婚车换潜艇了？那跟国家解密档案也不挨着呀。

“我说你别着急，挺大人了，以前都是硬汉形象出现，现在哭哭啼啼的有点接受不了。”

“兄弟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了，今天我必须得说出来。”

“怎么？憋闷了？”

“这事在这说不了。”他四下看了看，又道，“咱得找个清静的地方。”

我又被吓到了，这可是包间啊，难道还有比这更清静的地方？随后又想了想，刚才这小子可提到国家解密档案的事了，莫非他消防大队长不干了，抬屁股转行当间谍了？

“你……没喝多吧？”

鲁夏瞪我一眼，摆手说：“就这一泡尿的分量我能喝多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世上真有能喝醉的酒，我情愿醉死过去，你知道我找到谁了吗？”

前边这话我相信，长这么大还真没见他喝多过，不过后边这句，我开始琢磨了一下，突然愣住了。

“你是不是找到那个那个？”

不容我说完，鲁夏一拍桌子，说：“去你家！必须去你家！”

我看他一反常态，心想这个从小寡言少语，一心奉献祖国和人民的消防大队长，在这一刻究竟想对我说什么呢？

我看了一下表，22：22。

多么巧合的数字。我苦笑着扫视十多个空酒瓶，踌躇了半刻，便说道：“好，去我家，我在南边带回不少好酒。”

鲁夏见我答应了就拽住我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哀愁与痛苦，他竟然对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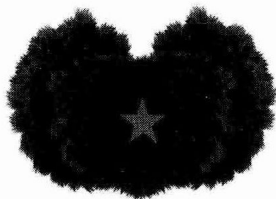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天，我是完全被他弄糊涂了，不过我向来都是爱酒的人，自然乐不得把发小拖回家来场宿醉。一来可以好好地长叙一番，二来又是单身一人，大过节的倍觉孤单，有人陪着何乐不为呢？所以就甩了几张票子，带鲁夏回了家。

而这一带，事后我才发觉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却像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！

我也万万没有想到，鲁夏的身世竟是如此诡谲，不仅涉及到中国最为豪迈的朝鲜战争，还牵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大特务时代的未解档案。由他所述的一段跨越世纪的铮铮铁血之情与沉冤待雪的家族迷雾，让我惊骇莫名。

自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到朝鲜人民军溃退，由16个国家组合而成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燃烧至我国边境，丹东等边境城市深受战火荼毒。10月中旬，新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，任命彭德怀为战区总司令率领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，短短半年余历经五场大规模兵团战役。在这个人肉搅拌机式的地狱战场，我人民志愿军将士前仆后继，无数英烈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，他们用血肉作为凯旋的基石，他们用意志书写了中国军人的不朽。

六十年后的今天，先烈虽已作古，国人却不应忘记为国而战的英灵，唤醒我们心底的记忆与民族魂魄，将英雄们的意志传承开来。

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鲁夏的轨迹 001
- 第二章 驴皮血书与红皮日记 012
- 第三章 三十八军尖刀“秃子连” 023
- 第四章 不论何种肤色，皆是死人 033
- 第五章 发生在一九四零年的冤案 047
- 第六章 像娘们似的揣个败家心思打仗 058
- 第七章 活土匪与新三排 069
- 第八章 我们当兵的，首先得是个人 079
- 第九章 曾经的国民党宪兵部队 089
- 第十章 快峰，名不见经传的朝鲜险峰 099
- 第十一章 有的人嘴里还叼着手指头 110
- 第十二章 大米白面高粱酒，管够 121
- 第十三章 有对翅膀，在朝鲜战场上空飞翔 131
- 第十四章 魔力的红色与信仰的追忆 142
- 第十五章 没有番号，在这雪寂的全茅山 151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十六章 咱们得抬屁股去汉城了 163
- 第十七章 九虎头,该遇见和不该遇见的 174
- 第十八章 初露端倪,阳德之夜 185
- 第十九章 军礼,对老兵的招魂 197
- 第二十章 抢滩!血色临津江 208
- 第二十一章 偷摸哭,没人知道 220
- 第二十二章 四个字颠覆十年追凶 233
- 第二十三章 463高地,铁幕穹苍 245
- 第二十四章 两个世纪的五分钟 265
- 第二十五章 4月4,番号撤销 275
- 第二十六章 不死的老兵归来 287
- 第二十七章 “山”字档案与九虎头 298
- 第二十八章 死亡降临之前的答案 311
-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城隍堂 323
- 尾声 333

第一章 鲁夏的轨迹

鲁夏的父亲叫湛江来，因为生在 1925 年，所以小名叫卅子。他是 1981 年才在山东的一个卫生院认领了鲁夏。

当时鲁夏不到一岁，小子命特别硬，据孤儿院的老大夫说，鲁夏是在一个村口的老槐树下被发现的，发现的时候脐带都被驴子踩烂了，这孩子没死是个造化。等湛江来认领的时候，大夫就埋怨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说你一个瞎不咯眼的老东西，怎么祸害完人家姑娘，就把孩子扔了呢？

湛江来眼睛上确实有伤，他一边赔不是一边要把孩子带走，可这事惊动了当地的民兵。八几年那会儿，村上经常搞民兵训练，其中有几个媳妇跟着别人跑了的民兵，非说湛江来就是给他们戴绿帽子的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棒槌，害得这老家伙差点横着出村，第二天，还是那村的老村长把他带回去的。

老村长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并且拿过枪上过战场，他一看湛江来浑身是伤，又看他满眼的锐气，就问了他几句：

你是部队下来的？

湛江来少言寡语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那你是哪个部队的呀？

湛江来想了一会，说是三十八军的。

这老村长当下就是一愣，就问他是不是朝鲜回来的那个三十八军？湛江来说正是。

这一说不打紧，可把这位老村长激动坏了，原来他也参加过朝鲜战争，隶属

于四十军，并且还是个营副。虽然不是一个部队，却都是联军枪炮下挺过来的，在那个人肉搅拌机似的战场存活下来，如今相见自然不胜感慨。

当下，这位老村长就宰了一只羊，拉着湛江来就喝开了。当时条件都不好，谁家要是宰只羊那可是大事，村里乡亲都挤进老村长家探头探脑，想看看这位衣衫不整的老头子究竟是哪路神仙。

老村长边给他掰羊腿边把一个白漆茶缸撂在桌子上，他指着上面的红字说：“谁是最可爱的人？就是你们三十八军呐，朝鲜战争那会儿，好事全便宜你们三十八军了。”

这会儿的湛江来，心思全在羊腿上了，推说四十军打了不少硬仗，功劳和三十八军旗鼓相当。老村长听着受用，俩人就你一杯我一杯直喝到大半夜才躺下。

第三天早上，老村长陪着湛江来把孩子的手续办了，当天下午，湛江来就和孩子回东北了。

回到东北后，湛江来准备给孩子办户口，取名的时候，孩子没随他的姓，因为是在山东领回来的，所以就姓鲁，全名叫鲁七一，是纪念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朝鲜交战双方谈判，并且准备结束战争的日子。后来办户口的说这名字也太土了点，湛江来就临时改了个“夏”字，反正是为了纪念，那就叫鲁夏好了。

就这样，爷俩在东北的一座城市生活了下去，而在鲁夏稍懂事起，他就记得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半夜三更总听他迷迷糊糊地讲梦话，这梦话的内容大半是喊打喊杀，有时湛江来还莫名其妙地哭醒，吓得鲁夏不敢在他身边睡觉。

等鲁夏上了小学，常听邻里在他背后嘀咕他父亲，当时大家都住在一溜一溜的平房里，鲁夏的大部分同学也都在一条胡同里住着，那些说他父亲是什么老 AB 团余孽，什么在“文革”中被整过的话，常常在他耳畔回荡。最可恶的就是那些小同学，上学路上总高声骂他是个没娘的野种，是他爹捡来的。

那个时候的鲁夏是个内向的孩子，放学后总是孤零零地躲在角落里抹眼泪，说来也苦了他，人家孩子哭一嗓子娘就来了，可鲁夏没那福分，哭完就回家给他老父亲做晚饭。

随着鲁夏一年比一年长大，湛江来也是年过花甲了，可是这老头子出奇的精神，在鲁夏刚上初中那会儿，这老头子竟然离开东北出去走了几趟，走前也只给鲁夏留个字条，匆匆交代几句柴米油盐的话。

鲁夏当时可是懂事的年纪了，比其他孩子都早熟，他就琢磨起从小到大这些流言蜚语，这些话总像个千斤大石一样压在他心灵深处。

自己究竟是不是野种？为什么父亲总在他问起母亲的时候沉默不语呢？

就在湛江来出门的时候，鲁夏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查找一切可以追查的线索，最后在床下的木匣子里翻出了一个档案袋。

鲁夏找到这个档案袋时，心里感觉挺毛的。按理说，鲁夏虽然是个内向的小伙，胆子却很大，可是那种情形却不像你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，而是忽然之间全身都冰冰凉凉的感觉。

他颤颤巍巍地打开了档案袋，里面有几张发黄的旧文件，而其中一张有几滴血迹，看那形状，像是甩上去或者是喷射上去的。

鲁夏看到血迹，开始有些害怕，他本想把文件放回去，可是脑袋里却像有个声音叫他接着往下看。

他就吞咽着口水，借着黄昏的微亮一页一页翻看着。原来这是一份发布于一九八二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政府文件，上面令他熟悉的名字正是他的父亲湛江来。

鲁夏第一个直觉是父亲的政治背景很复杂，第二个感觉则是父亲被迫害过。在当时那个懵懂的年纪，他哪知道这些连大人都搞不明白的事啊。总之，他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乐观地相信关于他父亲的所有流言蜚语都是子虚乌有的。

那么，母亲呢？

鲁夏不住念叨，他翻来覆去想在文件上找到母亲的线索，可是一排排的政治辞令根本就不会给他任何东西。

从那以后，鲁夏似乎患上了心病，在焦虑和困惑中苦苦徘徊，而老天好像非跟他过不去，就在这一年，湛江来失踪了，上了初二的鲁夏受不了打击，被迫分流回了家。

说到九几年的初中分流，大部分大龄80后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个时候上初中，学习不好的或者调皮捣蛋的学生都会被校方劝退，有的上了技术学校，有的干脆提早步入社会，总之是干什么的都有。

而鲁夏因为父亲有点存款，就在社会上混了三年多。这三年来他是皮实了不少，不论是三教九流、黑的、白的都是门儿清，不过就是赚不到钱，说来也邪门了，鲁夏干点什么小买卖都赔得底儿掉，一来二去，眼瞅着家底都花光了。

鲁夏合计坐吃山空，早晚自己得成为救助对象。可是他一没学历二没本钱三没亲戚，又是刚刚成年，究竟能干点什么养活自己呢？

就在这一年初冬，鲁夏连下顿饭都没着落的时候，一个警察敲响了他的

家门。

鲁夏冻得满脸发青，打开门的时候一愣，心想自己也没干过什么缺德的事啊，怎么大盖帽摸上门给他拜年了呢？他就嚷嚷：“是不是暖气公司叫你来的？我是真没钱交采暖费，再说我也没偷着开栓啊！你没看我都冻成这德性了吗！”

警察笑了笑，身子一让，从他身后进来个青年军官。

鲁夏往他肩膀上一瞅，好家伙，两杠一星！

这时那个警察说：“这就是湛江来的家，他就是鲁夏，人已经找到了，有什么事再打招呼。”说完关上门走了。

鲁夏这就不明白了！难道不交采暖费都告上部队了？

两杠一星环视着四周，脱下皮手套在掌心里摆来摆去，鲁夏看他又高又壮，心想要是打一架估计也没什么胜算，不过看他这个傲气样儿着实令人不爽。

“哥们儿，你认识我家老头子？”

两杠一星深藏在帽檐里的眼睛转向鲁夏，点点头说：“算是吧。”

鲁夏这就更气了，他往开了线的破沙发上一坐，哼哼道：“我家老头子失踪三年多了，就他那岁数，现在不知道死哪儿了。”

“你恨他？”

“谈不上，你也看到了，家里就这么个情况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，老头子也没什么亲戚了。”

两杠一星笑了笑，伸出手示意可不可以在鲁夏身边坐下。

鲁夏挪了挪屁股，两杠一星坐下后对他说：“我叫宋常和，也就比你大一轮，你可以叫我宋大哥。”

鲁夏笑了：“我说兵大哥你好带劲啊！我是挺容易收的小弟呗？”

两杠一星不置可否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，我想你现在的处境自己也该清楚，现在正是国家征兵的时候，你也到了应征的年龄，我想你可以参军。”

鲁夏听完上下打量着他，心里合计，参军都是自己的事，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官亲自上门找兵的啊，难道自己有什么格外引人注目的能力？

那个时候的鲁夏电影可没少看，007、兵人什么的。莫非这当官的欺负自己子然一身，让自己参军受训，然后潜入某某国当炮灰？

“我操，这事我可不能干！”

两杠一星微微一愣，随后像是明白了他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刚才你问我认不认识你父亲，我说算是吧，其实情况是这样的。”他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，“你父

亲和我祖父曾是战友，一起在朝鲜战场下来的，后来我祖父留在了部队，到现在一直念念不忘你的父亲，可是无法找到你们的下落。直到上个月我有机会来到这里，无意中在民政部门查到了你们家，这才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你们，当时也了解了你家的现状，所以才登门拜访。想来你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，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你当兵，一来你可以解决眼下的困境，二来呢，也是最主要的，年轻人嘛！应该出去锻炼一下，再说你的身体状况不错，看来是块当兵的料。”

鲁夏紧了紧裹在身上的棉被，抽了一下鼻涕，这回他可没冷嘲热讽，细细想来这两杠一星所说的话，的确很现实。

瞅瞅现在这个家吧，冰冰凉凉，连口热水都没有，唯一能给他解闷的随身听也经常搅带。如今来了个兵哥哥，所言也算中肯，说不定参军确实是唯一出路，反正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豁出去算了。

就这样应承了两杠一星之后，接下来的一星期检查了身体，没毛病；政治审查，没毛病；社会关系，也没毛病。直到大年之前，鲁夏在武装部领了被服，和朋友当然也包括我喝了一宿酒，第二天就戴上大红花准备开拔了。

鲁夏上了火车后，我们这帮哥们儿哭了，当时都年轻，彼此在实质上帮不上什么忙，鲁夏生活困苦，却经常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社会上的事，所以那次掉泪，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真挚的。

话说鲁夏去了部队后，小半年都没有消息，主要是应付新兵特训，后来又调往一个特殊部队做侦察兵，还立了一次二等功。

因为鲁夏有特殊军功，叫家乡的某消防大队调去了，后来成了教导员，又过了几年通过自学考上了夜大并顺利毕业。再接下来，他表现突出，于火场上立功无数，人品又是一等一的，紧接着就升为消防大队长，一年后竟然被评为了本市十大杰出青年。

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，鲁夏说，要不是当年那个两杠一星，说不定他现在还在社会上闲逛呢。

人言道：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滴水之恩得涌泉相报。

鲁夏闲时就想去探望两杠一星，只是队上任务太紧，又时常赶上拉练，一来二去就拖到了二零零八年。

要说这一年，四川遭了大灾，汶川8级的大地震震惊了全国，鲁夏所属的消防单位在12小时之内就全员集结准备飞赴灾区了。后来北方总局调了其他几

支骨干部队去，鲁夏的单位因为是省市重要应急部门，所以就留下看理门户了。

但是鲁夏可按捺不住，一边急着写请愿书，一边搞坍塌急救训练，只是不论怎么搞，上级就是不搭理他。有几次省里的新闻记者来采访他，说是如何在地震后传递求生信息，鲁夏瞪着牛眼喝道：“你他妈的来问我，你们有大把时间怎么不去灾区问问幸存者呢！？”

这句“他妈的”传到上级那里，上级领着人马就开到了他的单位，踹开门后指着他鼻子骂：“你幸好是杰出青年，要是当初得个文明先锋称号，你他妈的就是哗众取宠，老子也跟你成了小丑！”

鲁夏哪敢吱声啊，端茶倒水挨着训，直到半天过去了，上级哑着嗓子说：“你小子该是反省的时候了，放你一个月大假，放完假你他妈的把检查给我交上来！”

鲁夏知道这位老首长放他假是什么意思，那些百无聊赖的记者正等着批他呢，首长不想把事闹大，他知道鲁夏是块好苗，就这么毁在舆论之下实在太可惜。

就这样，鲁夏向副队长刘长庆，还有教导员王子玉交代后就出了单位。走在大街上他就开始合计了，这些年拼死拼活为国为民的连个休息日都没有，没想到一句话就放了他一个月大假，平时都紧张惯了，这三十天怎么过呀？

要么去北京看看鸟巢？

一想奥运会还没开，去了也就照几张相而已，实在没意思。

正没辙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他脑子里就掠过了那个两杠一星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趁早当天买机票去南方，于是他打车就去机场买了张飞往南京的机票。

等到了南京后，他又搭车往西走，折腾到下半夜才到了军区某地，说来也巧，正当他苦于无门路寻得两杠一星的时候，一辆越野吉普打着大灯与他擦肩而过。

鲁夏骂骂咧咧地揉着被晃花的眼睛，也没想到吉普车会突然停下，刹车声刺得他心窝子砰砰乱跳。

未等他定下心神，车上就迈出个高大健硕的身影，鲁夏眯着眼睛正不辨东西呢，那人影已然扑了上来。

“哟你个小山炮子！怎么跑这里来啦？”

鲁夏一听，正是当年那位两杠一星的声音。

“宋大哥？唉呀！我就是来找你的呀！”

宋常和抱着他哈哈大笑：“你个东北小痞子，我可不敢收你做小弟哟！”

鲁夏挺不好意思的，嘿嘿傻笑说：“都多咱时间的事了，你咋还想着呢。”

宋常和一手搭着他肩膀一边领他上车，等俩人坐安稳了，鲁夏这才在车内的灯光照耀之下看清了这位久思的故人。

宋常和还是那样的英俊，几年之间又增添了一丝老练，只是在他右眼上却多出了个黑色的眼罩。宋常和一如以往，似能看透别人内心的想法，他喃喃笑道：“不要见怪，一次事故而已。”

鲁夏看了看他的肩头，已然是两杠四星了，嘘唏之下不禁感慨万千。

他可不是曾经的懵懂少年了。区区十年间，宋常和有再大的军功也只能升到上校军衔，这两杠四星的大校牌头，说不定就和那失去的右眼有干系呢。

宋常和的左眼凝视着前方，淡淡说道：“你这次来得巧，其实我正想去找你呢。”

鲁夏看了看前面的司机，反光镜下那司机的眼睛时不时向他扫来，在公路的街灯交错之下，他忽然感到身边的宋大哥已不同以往那样亲切了。

鲁夏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，凌晨两点了。

宋常和拍着他的肩头说道：“去我宿舍，那里是我的弹药库，按你们东北话说，‘管够’！”

鲁夏闻听愕然，正要发问，前面的司机笑着说：“首长说的弹药库啊就是酒库，你可要当心出不来喽。”

宋常和哼笑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这小子跟我时间久了经常口无遮拦，今天军内会议，他是在车里足足等了我十五个小时，到了地方就踢他屁股让他滚蛋！”

司机苦笑着加大了油门，前后行驶了半刻钟才在一所院落内停下，宋常和与司机交代明早的行程后，就拉着鲁夏进了宿舍。

说是宿舍，其实是三层楼的小别墅，脚底下一踩，地板咯吱咯吱乱响，上下打量，这个别墅的房龄都比宋常和大了十几轮。室内装修简单古朴，一组旧茶几和木质长椅摆在厅堂，长椅的对面是一台立式风扇，上面满是灰尘。

鲁夏收拾心情坐下后，透过厅门往幽暗的二楼阶梯望去，忽然之间，他看到阶梯的暗处闪烁着两点晶绿的光亮，他不由打了个寒战。

这时宋常和从里间走了出来，一手拿着杯子，一手拿着未开封的酒瓶。

“就一个杯子了，要么咱俩就对瓶吹，你一口我一口？”

鲁夏那可是东北爷们，对瓶吹是常事，他接过酒来一看是俄文就有点发憷，在夜大时英语学得挺好，但这俄文可就看不懂了。

“整点干货吧，有二锅头没？”

宋常和听完哈哈大笑，弯腰从旧茶几下掏出一瓶两斤装的二锅头。

“爷们还真得喝这个，你们东北兵我遇见几个能添肚的，喝爽快了还与我哼哼歌，什么什么那也得喝二两，嗨！是不是庞龙的‘家在东北’？”

鲁夏点着头，抢过来就喝了一口，他不是为别的，是因为这南方的夜晚潮气很重，这破旧的别墅满是霉味，他要是不喝一口都能闷死。

宋常和看鲁夏灌下酒，满怀感慨地说道：“这所别墅已经有百来年历史了，当初军区要搞农副产品基地，本来是要拆的，后来文件没下来就一直没动，我看着古香古色，就请求首长让我暂住下好了，正好离军区不远，又是辖内，交通很方便。”

“辖内？宋大哥，你到底是做哪块的呀？”

宋常和接过酒瓶喝了一口，无奈地摇着头说道：“讲不得，讲了掉脑袋。”

鲁夏盯着他的眼罩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

“也讲不得。”宋常和叹了口气，说道，“人都是命，就像你父亲一样。”

鲁夏听完打了个激灵！

父亲？湛江来？

这些年来他早就把湛江来忘得一干二净了！

按鲁夏说，他最厌恶的三个字就是他父亲的名字，他从来没怨恨过别人，也从不承认怨恨过任何人，但他明白，他心里最深处所嫉恨的人，就是湛江来！

宋常和苦笑道：“我戎马至今，身负国家重担，出生入死于和平年代，但我终归于这个历史使命，我常想，我祖父当年又是何种人物？当年的战争岁月又是怎样的惨烈？为什么祖父的眼神与现代的军人有所不同？为什么他老人家提到你的父亲总会泪流满面？有太多的为什么让我回味了。”

“我父亲？湛江来？呵！”鲁夏冷笑了一声，他抢过酒瓶灌了一口烈酒，喃喃道，“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十几岁的时候他都六十多岁了，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么？他们说我是老强奸犯下的渣子，说我是野种！我生来就没有你那么多美好的憧憬，要不是你当年给我指条明路，我现在别说跟你喝酒，我他妈的也许在街边跟野狗抢饭吃呢。”

话音刚落，鲁夏突然看到阶梯的暗处，那绿芒倏地炸了开来，一只硕大的黑猫尖叫着蹿了出去！

那叫声如鬼哭神嚎，着实把他吓了一跳。

喝多了？

不可能啊！鲁夏揉了揉眼睛，心想这才几口呀？难不成北方的酒仙到了南方成酒糟了？连一只抓耗子的黑猫畜生都把自己吓着了？